

雁翼名作系列

囚徒手记

○雁翼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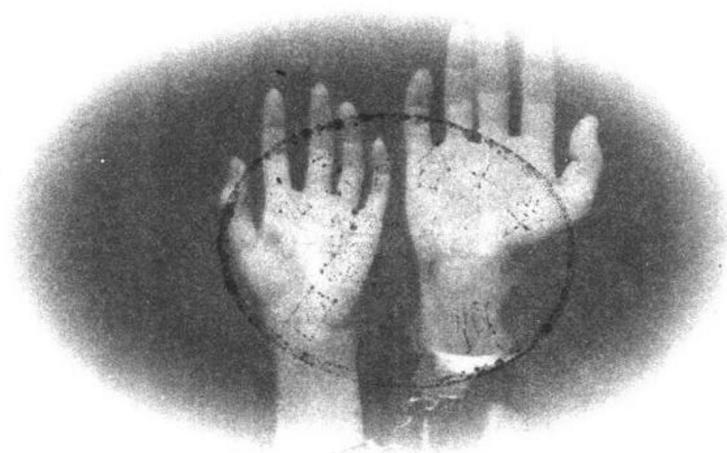
QIUTUSHOUJI

雁 / 翼 / 名 / 作 / 系 / 列

□ 雁翼 著

囚徒手记

QIUTUSHOUJI



165163

花山文艺出版社



北京联大

000765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囚徒手记/雁翼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雁翼名作系列)

ISBN 7-80611-876-4

I. 囚… II. 雁…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00096号

囚徒手记

雁翼 著

责任编辑:梁东方

装帧设计:李文章

美术编辑:李文章

责任校对:李 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邢台市新华印刷厂(邢台市新华南路116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8.25印张 204千字 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1.00元

ISBN 7-80611-876-4/I·782

给责编的一封信（代丛书序）

老乡加文友：

我曾向你讲过，故乡对于我不仅是生命诞生地，更是我生命的养成母和训练师。一个只念过十个月小学的人其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是由于故乡人用苦难用泪用血用许许多多生命耿勇的死塑造我的情操我的灵魂。我曾出版一本《作家的童年》，记叙了我被塑造的过程，这里就不说了。我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我是一棵被故土育成的树，那果实应当由故乡的手采摘，因此，我才决定把这五部书稿交给你们，由你们出版交给读者。

我离开故乡时刚满二十岁，那二十年陪伴我的不是课本不是校园里的花草，而是饥饿和战火。吃糠咽菜吞棉籽的日子训练了我对付苦难的忍性，战火中众多战友的死培育了我的意志和情操。我自己负了三次伤，但我活下来了，众多众多的战友呢？为了人民苦难的解脱成班成排成连的倒下了！这种生与死的感受可以说构成了我心灵土地的最肥沃的部分。十四年前我回故乡探亲就记叙了这种心境：我是你的一个苦心编织的梦/一枝寄希的春柳的插枝/或许，是你幻觉中的一双飞翅/不不，我只承认，我/是你随意逃中的/一名战士/……/回来，是寻找那片墓地/——你预支给我

的那个位置/从来没有在意里消失/只追求一个愿望/烈士陵园里相等的灵魂/不因我的晚去为耻。

我是一九四七年冬天离开故土南下的，在邯郸的雪夜，我们演了一场秧歌剧《为谁打天下》，算是向故乡告别也算是宣誓，五十年来常想这场邯郸的演出，为谁打天下？为了穷苦的老百姓？还是为了某些人的霸权欺天，某些人的弄权害民？这些书稿就是这种思索、这种追忆这种痛苦的果实。幸亏改革了，这果实才有权在生命的枝头上成熟。因此，不顾年老体弱，我投身于改革的前沿深圳，花了八年的时间认识改革，体验改革，记下了改革的大善大美《深圳奇情录》，《商人悟语》等等，算是回应邯郸的那场秧歌戏吧。

最后，抄七句小诗给你。这是把书稿交给你之后，我到了北京和一些还活着的老战友相聚，又说起了邯郸那场秧歌戏，便成就了这首小诗：

北京总是捧着许多瑰宝
夸耀富有，似乎问我
心里有什么文物？我的文物
半个世纪前演出一场秧歌剧
《为谁打天下》，留在邯郸了
所以才穷得，常常
跑到北京求索

雁 翼

1998年5月20日于深圳

题 辞

不管监狱给了我多少折磨多少摧残，我还是要诚实地感谢它。它把我的肉体关进了牢房，却把我的思想从另一种牢房里解放了出来。我的形体失去了自由，我的灵魂却飞翔在天外。

倘若没有那些监狱里的岁月，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子的我，何敢忘师？要想花果美丽，就须泥土肥沃，而肥沃的泥土，往往是又脏又臭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雁翼名作系列

- ☐ 雁翼说古
- ☐ 雁翼的情诗
- ☐ 囚徒手记
- ☐ 深圳奇情录
- ☐ 商人悟语

目 录

长江遇难记	(1)
黑暗王国的臣民	(8)
寂寞的重量	(13)
不是审问的审问	(18)
难忘的过客	(25)
隔壁两个女囚徒	(31)
死囚犯	(38)
半个囚徒	(44)
寄押武汉监狱	(50)
押送路上	(56)
黄昏的登记	(61)
动乱的灵魂	(67)
狱壁上的文化	(73)
心的审问	(80)
女强奸犯	(87)
铁窗里的故事	(94)
大胡子囚徒	(101)

真情与谎言·····	(108)
一群小济公·····	(114)
大年初一造火·····	(120)
不是监狱的监狱·····	(126)
吊打比跪砖好忍·····	(132)
井架上下·····	(139)
剪长发护大脑·····	(145)
审问室里的对话·····	(151)
下流事的下流话·····	(157)
天黑杀人夜·····	(163)
冯喆死之谜·····	(169)
体弱心不弱的女囚·····	(176)
绝望中的希望·····	(182)
古老流放路·····	(188)
仅仅为了半桶水吗? ·····	(194)
从“乱石砸死”中逃出·····	(200)
雪山包围的流放地·····	(206)

为死去的诗人哭·····	(212)
放牛山上·····	(218)
刘星火的血·····	(224)
刘结廷倒台之后·····	(229)
苦难多真话·····	(235)
死了的和活着的·····	(241)
附录一：简体字版后记 ····· 张文立	(246)
附录二：中国台湾繁体字版序 ·····	
····· (台湾) 墨人	(249)
附录三：日文版前言····· (日) 田原	(252)

长 江 遇 难 记

从西南的重镇重庆出发，顺江而下，观三峡，游汉水，已经好多次了，每一次都获得了不少的印象和知识。但学习得最多的，还是要算一九六八年七月的那一次。

那时候，整个四川都在武斗的枪林弹雨之中，仅重庆，一夜之间就打出了几万发炮弹。当然，这是林彪、“四人帮”的一大功劳，下达了号称“三·一五”号文件，紧接着，谢富治等又亲临四川指挥，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武装转弯”。我呢，既属老保，又属“反革命文艺黑线的黑诗人”，更属“死不改悔”，当然，就处在被捕捉的“罪该万死”的地位，而我又偏偏不愿意被捉去坐牢，就从成都逃到了重庆家里。那个家，实际上已经早不存在了，不仅被抄了再抄，老婆孩子也早被赶上了街头，到处流浪。开始，军队的老战友还敢收留住几天，后来，军队里的“造反派”也起来“造反”了，要揪斗保护我这个反革命的反革命，看着满头白发的老战友因收留我的妻小而被揪斗，是于心不忍的，可是，没有了家可归，也没有了组织可依，怎么办呢？这样，便想起了生我养我的北方农村，至少，总可以有一口饭可吃，有几片瓦可遮风雨吧！似乎，无路可走中出现了一条可走的路。所虑的是，怎

么样走向北方农村呢？北方农村的父老送我们出来的时候，是敲锣打鼓戴红花，我们自己，也是小米加步枪的铁流，打着共和国的红旗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解放四川的。现在怎么走？坐火车吧，永川、内江一段战事紧，坦克、大炮正忙着“武装支泸”，火车不通。长江上，轮船装上了寸厚的铁板，架上了大炮机枪当军舰，正在进行着“海战”，双方杀得正烈，连军队制止武斗的交通艇都被打沉了。幸亏有一个老战友在长江航运局工作，这才有了偷走的路；找了一条小客轮，领着十岁的二儿子雁林，于难忘的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黎明，偷偷上了轮船，告别了炮火中的山城，顺江而下了。

沿途可也真是热闹，风景也别致，“誓死捍卫”的轮船改装成的炮舰，咚呀咚的边走边打。我坐的这条客轮的船员，也真是聪明，在船顶的甲板上立起了巨大的红色标语牌，书写着最高指示，居然在革命的炮火中前进着。

我和我的儿子躺在三等舱里，虽然又闷又热，谁也不愿意走向船舷。我是不忍看长江，他是不敢看长江，因为，那浑浊的江水里，常有人的尸体漂浮，不知道是“誓死捍卫”的勇士，还是“罪该万死”的“老保”。但是，孩子究竟有孩子的好奇，他还是常爬起来扶着舱门，观看长江的风景。突然，他喊了起来：“红的！红的！”

我爬了起来，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果然，在灰黄色的长江的浪涛中，涌动着一片红的颜色，再细看，原来是几具女尸，在浪的涌动中，可以看见她们长长的头发，苍白苍白的脸，红红的运动衫上写着“红卫兵”三个黑字。她们为什么死？是集体跳江自杀？还是被集体屠杀？我不忍看，不敢想了，走回了舱里，躺在了铺上。儿子也跟了进来，问我：“她们……为什么死？”

我怎么回答？我只有沉默。

儿子躺在我的身边，低声说：“像小兰姐姐……也是长辫子

.....”

我知道，他是想家了。上船的时候，他哭了的，说不愿意离开妈妈，还说，要跟着小兰姐姐去警司看跳舞。我抱住了他，安慰似地说：“不要瞎想，你小兰姐姐不是在宣传队吗？”

他不说话了，但一滴滴的泪，落在我的胸脯上，像锤头一般砸击着我的心。突然，他抬起了泪脸，问我：“毛主席知道吗？”

我忙捂住了他的嘴，看了一眼旁边躺着的旅客，向他摇了摇头。那时候，问这样的话是有杀头的危险的，他似乎也明白了，爬在我的胸脯上痛心地哭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儿子，只是用手轻拍着他的背。但我的心却被无形的钢锯锯着，多么想像儿子一样痛哭一场，哭我母亲似的长江，竟然在解放了十几年之后，又漂浮着她儿女的尸体，而为她的解放事业而打仗、流血，奔波了半生的战士，却在被辱骂着、被追捕着，不仅无家可归，简直是无路可走了。祖国呵，你的命运为什么这样悲苦！

儿子哭了一阵就睡着了。我把他移到铺上。独自走出舱房，依在栏杆上，让江风吹一吹我郁闷的头脑，摆脱江水一样的浑浊的思绪，但岸边那弹孔累累的楼房，红的像血一样的最高指示牌，还有那不时传来的炮声枪声，使我的思绪更加混乱激越。突然，一个危险的思想来到我的心中，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悲愤和怒气，为什么只是唉声叹气，奔波逃亡？我们的军队为什么不起来扑灭这场灾难之火？想到这里，我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声音在我头脑里扑灭着思想：“这是叛逆的！”

恰在这时候，轮船的广播里传来了最高指示，我浑身打了一个寒颤，抱头走进舱里，自己责备着自己对领袖的不忠，思想的闸门突然关闭了。

儿子醒来了，第一句话就是“我饿了”。看了看表，早过了午饭时间，我走到了小卖部，买了一包饼干，转身刚下楼梯，一位

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迎面走来，走到我身边，低声问道：“你是雁翼？”

我心头虽然一惊，仍然点了点头。

他压低声音说：“有人跟踪，赶快设法走！”说罢，他匆匆走了。

我既惊愕又愤怒，这是什么世界！一个战斗了多年，为这个政权流过鲜血的人，竟然在自己的国家里失去了安全。我想找船上的乘警寻找保护，又一想，军队的枪炮还要夺走哩，乘警能够保护你？于是，我决定到前面的涪陵下船，到县武装部张枫同志处或者到涪陵军分区刘少堂司令员那里暂时寻求保护躲一躲。为了不叫孩子受惊，就忍住了自己的心绪，走回了舱房，边叫他吃饼干，边说明到涪陵下船的计划，但隐瞒了有人跟踪的事。

轮船在涪陵港靠岸之后，我领着儿子匆匆下了船。直奔县武装部，总认为那里是安全的，因为，在那样的年月里，军队是唯一有权威的所在。谁能想到，刚走进县武装部大院就呆住了，原来，我要找的张枫同志，正跪在板凳上被批斗，我拉着孩子急忙退了出来，望着满街背枪的“文攻武卫”的队员和“专政大军”，不知道向哪里走了。当时想，我自己被抓被打无所谓，十岁的孩子呢？他幼小的心灵受得了吗？突然，对面大街上押来了一串“俘虏”，四个男的两个女的，看来都是工人模样，浑身是血，边走边被皮带抽打。我赶快拉着儿子走进了一条胡同，在靠江边的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下来，打算挨过这一夜，明天去军分区找刘少堂或者再想办法走脱。可是，又担心“专政大军”来检查，稍许停了停之后，就领着儿子走了出来，一方面想买点吃的，躲避“专政大军”的检查；一方面也想设法去找军分区。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我尽量在光亮暗的地方走着，躲避着那些背枪的人。刚要走进一个小饭馆想买一碗面吃，看见了几个背枪的人在里面喝酒，而且边喝边说着他们如何折磨那些“保皇兵”的事，说得那样得意，我打了个寒颤，急忙拉着儿子走

了。

在一个偏僻的小街上，终于找到了一家卖包子的小铺，里面并没有几个顾客，于是，我买了一盘包子，和儿子吃了起来。刚刚吃了几口，来了两个腰插手枪的人，问我是不是姓雁，我刚点了点头，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接着是拳打、脚踢、嘴骂：“你这个反革命，黑狗子，也有今天！”

儿子吓呆了，忘记了哭。其他顾客也像遇见瘟神一样的走了。而我却格外冷静，冷静得连我自己也吃惊，从地上爬起来，冷冷地问道：“你们找错人了吧！”

“找的就是你这个黑雁翼！”他把枪掏了出来。我也掏出了自己的工作证：“对不起，我不是雁翼，我叫颜洪林。”他夺过工作证看了一眼，气馁了：“你不是雁翼？”我说：“工作证上写着哩。”

“有人报告你是雁翼！”

“可以叫他来对质嘛。”

两个家伙互相看了一眼，就把我和我的二儿子押进了他们的“专政大军”指挥部。

我当时所以不承认叫雁翼，是想亲眼看一看跟踪点水人是谁，虽然知道这样做最后会挨一顿毒打，但不认识认识自己的“敌人”是谁，似乎有点冤枉。奇怪的是，并没有看见点水人来对质，而是把我和儿子推进了临时牢房。后来才知道，跟踪的人报告了之后，因为还要跟踪另外的人，就上船走了。

这个“专政大军”的临时牢房，是原来的文化馆，里面关着三十多个人，多是抓来的“保皇兵”。也有抓来的过路人，说他们是对立面派来的“特务”，吊打逼供自不必说，因此，他们劝我尽快想法离开这里，否则，有被打死或被打成残废的危险。

当时，处在那样的环境，我知道自己难免受刑或者一死了，心里倒很平静；唯一想的，是设法不要叫儿子看见自己受刑。他的年纪太小，洁白的像纸一样的幼小灵魂，是不应受到摧残的。但

两次叫他借故逃走，他都不干，我知道，他是不愿意把爸爸一个人留在狼窝的。

夜里，我们俩躺在稻草上睡下，我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躲开造反派的牢房，主动迎接逮捕，住进正式的监狱。这样，一方面可以不让儿子看见我受刑；另一方面，也躲开了随时被摧残的危险。因此，第二天提审我时，我谎说我身负重大使命，你们没有权问我是谁和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只有在正式的专政部门——公安局人员面前我才能够说出我的一切。当然又挨了一顿毒打。由于没有效果，他们终于叫来了公安人员，这是第二天夜里十一时了，一位公安干部来到我面前，说：“我是涪陵地区公检法的，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我伸出了手：“把你的工作证拿来我看。”

他问我：“啥意思？”

我说：“这样的时候，装什么人的都有。”

他生气地掏出了工作证，摔在了桌子上：“你太狂妄了！”

我看了他的工作证，记住了他的名字×××，递回去，仍然默默地望着他没有说话。

他拍着桌子问我：“为什么还不说话！”

我说：“你既然是公安干部，就应当明白，这里不是说秘密的地方。”

他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望了足有一分钟，才冷冷地命令那些背枪的人：“明天把他押到公安局！”转身走了。

我在心里笑了。看来，可以不叫儿子看见我的受刑了。可是，回到临时牢房，躺在儿子身边，我的心痛得发抖了。显然，儿子为了不叫我看见他的痛苦，在假装睡着；泪，却在他的小脸上滚。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又不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他，就无言地把她抱在怀里。他仍在偷偷地哭，泪，滴在我的胸脯上，那泪珠儿虽小，却重锤一样捶着我的心。

这一夜，我没有睡着。黎明，乘儿子还没有醒，向一位被抓来的电工师傅讲明了情况，把儿子委托给他之后，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云吞星月，
刺刀守窗户，
抱儿草中眠，
泪珠滴胸脯。

泪珠虽小如擂鼓，
惊的长江怒！
刘、张纵有千把刀，
难断长江路！

诗题完不久，牢房门打开了。于是，我把风雨衣悄悄盖在儿子身上，走了出去。就这样，我在儿子的梦中，走向了监狱。